

西安佛教沿革



西安佛教的起源发展及其沿革变迁

许力工

什么是佛教？佛是梵语“佛陀”的略称，指释迦牟尼；教是梵语“阿含”的义译，指教理。合而言之，佛教，即释迦牟尼的教理。

历史相传，佛教起源于印度北部的古迦毗罗卫国，迦毗罗卫国译名黄发之国，佛教是当时该国王太子释迦牟尼在公元前 544 年前就创立的。544 年佛灭度后，门下弟子迦叶、阿难及优波离等，集结经、律、论为三藏十二部大藏经卷。这些经典从此流传后世，至今一直成为佛教四众弟子修行宝典，并作为佛教徒在教理教制上依据的根本法典。假如离开了教典，四众弟子就无教可依无法可传，也就无法保持三无漏学的真实行

持。根据以上情况，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西安佛教的传承情况和过程。

（一）西安佛教在周秦汉代期间的传说

在西安地区佛教尚未传来之前，史书记载的佛教传说故事很多。首先，《周书异记》这部书上就记载说，在西周昭王甲寅二十四年有五色祥光横贯日轮，王问太史苏由为何祥瑞，太史说，西方有大圣人曰佛，降生人间，千年后其教传来中国。又《列子》书上说，太宰问于孔子：“夫子圣者欤？”孔子说：“圣者某岂敢，某闻西方有大圣人名佛，不言而治，不怒而威，浩浩乎民无能名焉。”

始皇统一六国后，西安属秦都，有印度阿育王派遣室利防等高僧，来秦送经像。始皇以为异国之人，遣之令走。这些都说明在公元前二百年中，中印两国在佛教活动中的交往史实。

更至西汉哀帝时，月支使者尹存来汉。因给博士子弟秦景宪口授浮屠（又作扶屠，都即后来的佛陀同音）经，当时西汉都城，在今西安境内，西汉都城遗址，今属西安市汉城乡所管辖。说明在佛教未来中华之前，已和西安地区往来频繁。

直至东汉明帝永平七年，即公元 64 年，摄摩腾、竺法兰二印僧始受请来白马寺译出《四十二章经》。从此中国始有佛教寺院。上述活动虽然是通过西安的交往，据户县罗汉寺碑记载，曾建白马西招提院，但是西安还没僧寺存在。直到桓帝建和年中（147）后，安玄、支谶译出大乘小乘诸经讲学，始有洛阳朱士行首先出家西行取经。此后，汉僧出家者日多，西晋初年，有帛远法祖，始在长安建立精舍，有黑白（僧俗）几千人来精舍从学。至西晋末年敦煌竺法护在长安青门外建立敦煌

寺译经讲学，第一译《正法华经》就在这时候译出。今天从白马寺看腾、兰二师译《四十二章经》后，迟至百年始译大小乘经，至帛远、竺法护后，始有六家七宗讲大乘般若学说，佛事随之大开，如弗如檀代师送经，曹子建制梵呗等。一直到公元401年罗什进关，西安佛教以及当时全国佛教，才全面搞通性空缘起的般若精神。

（二）西安佛教的传承发展

后秦姚兴弘始三年，鸠摩罗什应姚兴邀请入关住当时逍遥园大草堂译经讲学，关中及全国来从学者号称及门三千。其中生、肇、融、睿尊称四圣，多至八百狮子吼秦川，极一时之盛。至此，长安佛教的隆盛，为前所未有的。在译经方面，也由直译而兼深入文质并茂的意译，使读者随文深入而百读不厌。由此什公之后，凡读什公译典的人如天台、三论宗祖师先后挺出，像岭南六祖由闻“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”，一悟而绍祖位，可见译业之盛，开佛绍祖不虚传也，其次般若六家七宗偏而不即，由什公新译确立缘起自性空，成为义解陈迹而终止。可见什公新译既合佛语又合祖心。因此，中国佛教八宗、十宗之先后发展完成，大都是在罗什译著启导下发展起来的。像天台宗因受“因缘所生法”的四句偈启发，而确立了三止三观等，光辉万世。因此说罗什大师对中国佛教贡献很大。

自从罗什大师以后，经魏、晋、南北朝直到隋唐，都是在罗什大师缘起论影响下繁衍发展着。像戒律宗，由罗什的《十诵律》开始，而至道宣的南山律结束至今畅通流行。又像禅宗以什译《金刚经》的“无住生心”指证禅道于今日，犹且不离灵山拈花面目。但是摄论宗、地论宗、天台、三论、俱舍诸

宗，直接间接都和什公登山一呼，十方响应有关。

由于西安佛教在魏晋时竺法护和罗什，特别是罗什大师所译经卷，为后来宗派建立奠定理论基础功莫大焉。从此王公大臣崇佛建寺为民祈福，比比皆是。如长安前秦苻坚，崇信道安法师建议，派大将吕光前去龟兹迎回罗什。后秦姚兴供奉高僧三千多人助什译经，这些高僧并将长安佛教带至辽东北海交广等处，有名的生公说法顽石点头，道安弟子庐山慧远大师送客不过虎溪，传为千古佳话。所以长安罗什大师不仅功在长安，而且是在当时已功遍天下并流传后世。

（三）隋唐时西安佛教的宗派学派

隋唐时代的佛教，首先是隋代的西安佛教，因为当时是隋代建都在今日的西安，更主要是隋都西安大兴善寺，以五众的组织主管天下佛寺及僧。五众是：大论众、摄论众、及禅众等。就是当时讲经论，坐修禅定者，统以大兴善寺五众为领导。由此大兴善寺实质是隋代的国寺，有管理天下僧众的职权，南山道宣律师说：兴善大殿铺基十亩，可容万僧诵经。说明隋代当时国内外僧众云集，每至国家办大佛事，僧众经常过万，故今碑文上犹有曾住僧二十万之传说，信非虚构。在北周时前天台宗已由慧文、慧思两代建立了三谛禅观，智顓大师由法华经悟出一念三千宗旨，遂建立五时八教学说而完成天台宗旨而成天台宗，受到南陈尊重。及周灭陈后，隋文帝及后太子广，因重智顓而拜为师，更请智顓北来隋都，未至而寂。因天台宗受隋敬重。而与三论等各宗派一视同仁，并为吉藏在长安曲池坊新建慧日道场，更表彰灵感赐光明寺和信行异行初兴的三阶佛教法亦与优存，说明隋之宗教特别是佛教受到的支持尤

多。

唐初高祖建国后，即下诏沙汰佛教，可见隋代佛教发展很快。过了不久，玄武门兵变后，太宗执政，去沙汰佛教令，励精图治扫灭隋之各路叛国军兵而统一国土，莫立了唐代帝国位置。唐继承隋长安首都帝业，而其国威远达国外比汉代过之。在这样的形势下，玄奘大师远行西域朝演佛学，是与唐帝国版图扩大国威远扬相适应的。因此，戒日王托玄奘归国致候太宗者，即两强互重而交盟和好之意也，果然，太宗闻知遣使通好，确立中印友好终唐之世成为友好之邦也。

玄奘大师代表了唐长安古都，为国为教做了前人没做过的好事，不只受唐印两国交赞，就是在现代也有学习价值。至于大师教尊唯识和罗什缘起自性空，好似分道扬镳，实际是一家崇有一家尚无，根本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，谁也离不开谁。所以奘尊唯识转八识成四智正是建立缘起的真实功德。若无四智三身的功德，佛佛相传皆成空花兔角，这样就连观音王佛及恒河沙佛都落入因果断灭中了，这是成何境像。所以奘师讲的八识王所，正是转识成智深入佛海捷径。后来六祖的八识颂末后二句说：“若于转处不留情，繁兴永处那伽定。”正是中观和唯识两家注脚。

由于中观、唯识两大学派的影响，所以华严宗由杜顺、智俨、贤首到清凉、圭峰而大成。三论、戒律、净土、真言、唯识各宗，遍传海内外。这时长安佛教，也是在今日的西安古都，放出了当时佛教界的万丈光芒。

印度曲女城的无遮大会是在当时五印共主戒日王主持下召开的，因而特请支那法师玄奘立论主持会。奘公应王请，立真唯识量悬金牌于大象游行大会 18 日，无人提问，于是大会尊

师为大乘天及解脱天，说明菩萨声闻两派同尊。真唯识量原文如下：真故极成色，定不离眼识，自许初三摄，眼所不摄故。

佛家唯识宗讲：现量。比量。非量。现量是无思维语言的知识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，不能告人度数高低。比量是以此物比知彼物，如此处有火，因有烟而比知，玄奘真唯识量，属于比量——就是因明的宗支因支喻支——的比量知识。非量，是错误认识，故称非量。如以雾为烟，将水作火，故称非量。曲女城无遮会，就是进行这类性质的辩论会，所以因明三支好似西洋的大小前提三段论法，但细节不同。

从上述情况看，唐古都长安，以玄奘为首的大师，在西游印度中讲佛学成绩不愧青出于蓝，由此，博得戒日王赏识，使中华印度世代联好，功莫大焉。

唐代的古都长安佛教，不只是奘公业绩所启，主要兼及诸宗愤发，像南禅能祖，因什译金刚经中的“无住生心”得禅那法，表现于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染尘埃”。大乘八宗面向长安以及国外朝、日等国并遍及全国。所以像今日法门寺佛指地宫众宝证明王朝敬佛，非文起八代的韩公所能承担也。人类文明是不能靠一学一派，必须由人类发挥自身能量而创造，佛教是敢于自己创造的宗教，如玄奘和慧能都走的是教内自己创造的道路。韩公能否领会，时代造英雄，谁也不能代替。

附记大兴善寺的两则故事：道英、神爽二僧唱念佛事最好，前记云，大殿铺地十亩，可容万僧诵经，其中道英、神爽二僧声超万众，凡在念诵经忏时，只闻二僧之声，不闻余人之声。②兴善寺在武宗灭佛僧时，悟达国师住持，曾有讽武宗诗，末尾两句：“鹤背倾斜龙背滑，圣上可活亿万年。”

（四）宋元明清的佛教传承及国内外交流

宋代从太祖建立北宋开始，平南唐后都河南汴京，从此长安再少建都。因此长安佛教文化平凡，高僧大寺传闻日稀，一般守旧而已。只在北宋初，日本国真言宗高野山的裔然法师因在访宋中，西来长安拜青龙寺。当时宋王朝北有契丹压境，西有西夏李元昊对抗，因此佛事较少。当时虽有天息灾、施护二印僧译经，也是为时不久因故停止了。这就说明汴京都城佛事不兴，国土受侵，那么西安古都佛教更可知了。首先，长安古都的戒律宗早已南迁，宣律师圆寂后，文纲律师晚年南迁，寿 92 岁。因传戒律大师之请去别地寺院传戒，即可就地居住，所以能到处传戒择居，不能久居一寺故也。所以唐长安各大寺院，至北宋时，不能招致名僧住持者因时迁运转所致。

在唐后的长安佛教各宗派的佛教文化，由各宗的高僧推广自宗学说，得到各地挽留安居致原居寺院空虚减少师承故。所以我们可知长安佛教在罗什、玄奘两大师后的八宗、十宗、十三宗，其教规教仪，都不能超越二家范围。像天台宗，就是在中论“三是”范围中成立的宗派，又如六祖南禅，是触摄各宗精华触着磕着一切又是又不是，收放同运相反相成，纵横自如拔钉去梢成全学人，使大觉之道不离日用平常。由此宋明禅学，不只左右佛门，实际也沟通了理学，这是谈性理者的禅儒相融之又一说也，可见学说之相同是分之弥合，合之弥分的又一说也。

再如五代、宋、元、明后，禅宗大兴。禅宗也是内涵决定外延。禅宗内涵是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外延是丛林、禅堂、茅棚净室，活动则机锋转语，棒喝交驰，即是在生活中的

淘米去沙运水搬柴，都寓着大机大用，同是佛事门中的活动，改变了昔日的“面壁九载”的深厚功夫，一跃为机锋转语禅门活动，此后看话头禅，在变死句的观察中，体会话在句前的“谁”字，也就是句前的本来面目，这种后起之禅，至今犹在使用，此是南宋大慧宗杲禅师提倡。

自北宋后，长安古都再没有能出高僧大德，住持大寺院讲学传道。但是主要原因应当在五代后梁朱温拆掉长安宫殿寺观大木料，自渭河运往河南开封使用。所以，今日大明宫及章敬、西明等大寺观，至今一物无存，而使寺僧四散，存者无多。因此，长安在北宋以至南宋佛教寺观，看遗址立小庙守成而已。只在南宋时有位云峨禅师曾任大兴善寺住持，在后院大碑上留题，其次，在转法轮殿有元僧德满录隋费长房经序隶书碑，因日晒时久，本身自曝而裂坏。观音殿东边台立小碑，述古碑记文内多有古文说文解字老题字，为川僧住持撰写。这都说明元明时代兴善寺住持僧内，亦有高僧，惜这些高僧行历不详，后世无传。因此，我们不能无证不征地杜撰出高行芳迹来，深为遗憾。

西安佛教至明末清初的高僧，传说在大茅蓬西边，有个一间破烂石洞名无门洞，曾住过一位性天文理和尚，在他回浙江之后，收了一位净土宗的祖师出家，就是后来明末的莲池大师，可见有记载的高僧，后人都能传下来的，像无门洞小得只能容一个人观天览月而已。

又如清末光绪年中，有位合阳赵姓青年离俗出家于大峪莲花洞宏纯上人门下，后在浙江定海普陀山闭关 40 年。出关后佛教内外一致尊师为净土宗第十三祖，师遗著《印光文钞》六卷，阖维后舍利无数供在苏州灵岩山寺内。

蓝田县覆舟山上悟真寺，为隋唐名寺，多住高僧，民国初年，山西赵城广胜寺妙方和尚卜住于此。和尚长徒力宏住太原南十方，多年任太原佛教会长。次徒力空任广胜寺住持时，曾抢救金藏一部保护完好，未被日寇搜掠。解放后安全送回北京保管，受得政府嘉勉，力空法师还曾任陕西户县草堂寺方丈，与师妙方和尚曾先后双映长安。

妙阔法师者，蓝田上悟真寺妙方和尚同门师弟，先在武汉华严大学任教，后来长安兴教寺住持。门下名徒如福建虞德元教授，曾在师处问（因明）学大义，社科院郭明曾在兴教寺侍学，阔师在南北方佛教中久已闻名。阔公弟子法音法师先在军队后人佛门，从前在苏州灵岩山佛学院任教，近年圆寂后收得舍利。上悟真寺妙方和尚在临潼石瓮寺的弟子法来师，善中医，常为群众看病，蓝田东川慈恩寺法镜，水陆庵法本，都善中医常为人看病，法本还教有中医学徒数人。

上面介绍的是解放后古都西安附近寺院的高僧。现在推介卧龙寺方丈东霞和尚，在甲午战后慈禧太后及光绪帝来西安时，赐寺“慈云慧日”匾额并建石牌楼于山门前，说明东霞和尚受到西太后及光绪皇帝的赏识。小雁塔在南城外名荐福寺，民初有应禅和尚，深受陈柏森督军敬重，拜为皈依的老师。在东霞和尚后有定慧方丈，接着慈云法师，并朗照方丈构成“慈云慧日”预记，因为朗照法师法号“慧日”。

朗照法师在解放后任西安佛教协会会长，曾参与赴朝鲜慰问团，亲赴上甘岭慰问我抗美援朝志愿军。归国后又参与护送释迦如来的圣牙前去缅甸供信众朝拜供养，护送团前去往返约三月多，一路上是前所未有的皆大欢喜。

大兴善寺的体安和尚，教内应该知道，可是年老僧人都不

知晓，连朗照法师老一辈的人，也不知道。而《印光文钞》第一卷的第一篇书信就是《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》，这篇书信很长，全是谈佛教的经教问题属学说性的文章。可见体安和尚是学修很好的大师，要不然法师不会写这样的书信，读者检原文自知。

康有为曾任光绪年中的内阁大臣，和梁启超同搞维新变法运动百日，流产后康梁逃出国外，清廷让位后，至民国十三年康来陕西省住大兴善寺，曾题石两方于东西厢房廊下，东廊是“晋隋旧刹畅宗风，翻译经文殿阁雄。惆怅千房今尽毁，斜阳读偈证真空。”当时寺住持僧名真空，落下款康有为题，其印章是：维新百日出亡三十余国三周大地行二万里路，上款是真空开士雅属。当时朱子桥正在寺住办华洋义赈，和康友好。

心道法师从武昌佛学院毕业后去西藏学黄密，回陕后在大兴善寺办佛学院传戒，结束后回江西佛教会。解放后朗照法师组织生产队，在三省学习结束后，合并西安佛教各寺院僧众同堂共住在队内搞生产。至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夕，生产队交市园林局搞成公园，僧人留做园林工人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公园交归佛教恢复佛教会及寺院。经过四年时间，1984年省佛教会成立，1985年市佛教会成立，寺庙随之恢复。

（五）现代西安佛教的交流发展状况

1980年经省统战部、市宗教局同意，恢复佛协于大兴善寺。四月中要在香积寺举办中日两国为善导大师宝像升座举行双百法会，从前一年秋冬开展寺院修缮工作由我代表佛教会监工，中佛协副会长巨赞、正果先后前来看工，四一五法会宏开日武田裔彦率日本国净土宗百僧，赵会长率中方百僧共同举行

了法会。

在法会上中方由朴老和正果法师领导，百僧诵经，日方由武田齋彦、稻冈觉舜顺领导下诵经，双方诵经后，由日方僧众表演雅乐蓝脸王，这个雅乐是六朝时由中国传入日本，现在中国多年已不传了。由此，中方省、地、市领导被邀登台观赏，直到乐终与会大众皆大欢喜地休会返回，次日送客东归。

日本国真言宗高野山金刚峰寺阿部野龙正法师，先和西安市文物局签订协定恢复青龙寺，日方交费中方施工，工成后由北京中佛协会协同日方送供惠果、空海二大师像并双方举行法会。在法会时中日双方总理各各送来贺电贺信，由双方的参与法会人员各自宣读贺电贺信，祝贺青龙寺院开光典礼。

日莲圣人原为日本国比睿山天台宗信徒，后因登上延历山大声高呼“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”十声后，因自立日莲宗传世。此后再不信天台宗。时为南宋，到今历时千年余，已成为日本国一大宗派。至 1984 年中，由该宗松井大周长老协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，亲送鸠摩罗什三藏木雕宝像于草堂寺。中日双方并举行送像升座法会，赞供大像于大雄宝殿佛前下供坐，到 1992 年始移陞今罗什纪念堂供奉。

以上净土宗善导大师，真言宗惠果及空海七、八二祖，日莲圣人等三次法会，实为中日佛教界千年于今日的友好大法会，我们愿同日方继续搞友好佛事万古长青，并愿世界和平永保日新。

近代西安佛教沿革

李庆东

佛教在西安地区的流传，始于东汉末年，兴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盛于隋唐之际。

当其兴盛之时，西安不仅是我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而且也是国际交往中心之一。其时，西安城内外名刹古寺林立，何止四百八十寺之数。我国佛教八宗，六宗以西安有关寺庙为祖庭；四大译经家，三家以长安各寺为译坊；欧亚各国僧侣，争来西安取经。西安佛教之盛，由此可见一斑。真可谓龙吼西安，象蹴秦川，实与西天可并驾齐驱。

隋唐以降，国都东迁。西安虽渐失两个中心地位，然仍为我国佛教胜地之一。故佛日恒辉，法轮常转，龙象辈出，代不乏人。如宋代的云峰和尚、维果上人；明代的源净法师、文理

老人、莲池大师；清代的止水禅师、奇峰上人、赤山老人、冶开大师和东霞长老等，均系道行高洁，朝野共仰的一代高僧。他们或继往，或开来，或苦修，或济世，在大德日稀、圆音渐杳的中国佛教史上，写下了引人注目的新篇章。

清代末年，国家腐败，佛教不振，遂使外教乘虚而入，西安佛界因循守旧，高德缺乏，寺庙破烂不堪，讲寺大多荒废。特别是咸同而后，西安叠遭兵火，佛教频历劫难。清廷既无暇顾及，庸僧又滥收徒众，于是乎，社会无赖恶人，往往托身佛门，争田夺地，累德败行，致使西安佛教衰败达于极点。

民国后，西学东渐，西安佛界为之一变，从前抱残守缺，不知权变之旧佛界，在时代大潮的猛烈冲击下，倡导革命，力谋复兴，遂一变而为欧亚思潮汇合的新佛界。

近代西安佛教的复兴，主要不是表现在慈恩宗、净土宗、密宗等宗派的东山再起，各宗教义的继承发展以及各派的分门立户等方面，而是表现在深研佛学、著书讲经、校勘经典、创办佛刊佛校和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等方面。而最能说明这一特点的，则无过于民国时期西安佛教的发展了。

现以民国时期西安佛教的发展为重点，将近代西安佛教的沿革分期简要叙述如下。如有不妥之处，敬希佛界及各界识者雅正。

维护恢复时期（1912.1—1926.11）

清王朝建立后，尊崇西藏喇嘛教而排斥汉地诸宗，致使全国佛教各宗日益衰颓。清末民初，西学东渐，一些新派人物极力主张破除迷信，打倒宗教，提倡庙产充公，解放僧尼。于是

乎，一倡百应，全国各地群起响应，风声鹤唳，佛界惶恐不安。

在此生死存亡之际，西安佛界和全国佛界一样，不得不挺身而出，群起抵抗，自谋维护恢复。

1912年4月，浙江天童寺方丈寄禅大师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佛教总会，举起了维护恢复中国佛教的大旗，9月，西安佛界在卧龙寺聚会，宣告中华佛教总会秦省支部成立，以卧龙寺为会址，选举了全和尚为支部长，定慧、空定和尚为副支部长。从此，西安佛界跨入了维护恢复时期。

民初，西安佛界处境极为险危。这正如西安释道代表在《敬告各界文》中指出的那样：“年来革命新潮弥漫环宇，各教进行均受障碍，甚或牵动教产，涉及信徒，各教皇皇，恐怖不安。”^①因此，这一时期，西安佛界的主要目的，就在于护法护教，重兴佛教。

为此，西安佛界在以下几个方面，进行了积极活动和不懈努力。

（一）重建佛教各种组织，恢复各宗佛事活动

1912年9月，中华佛教总会秦省支部成立后，会长了全等人即着手重建陕西各级各种组织，逐渐在西安及各县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分部及各种有关组织，截止1926年底，陕西各市县已成立分部20多个，并建立其他相应组织十多个。即以西安市而言，不仅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西安分部，而且还设立了佛门请经处、巡行讲演团、普通僧校、佛学研究会和佛学图

^① 《佛化随刊》第一期（1927.12.7），第80页。

书馆等近 10 个有关机构，从而推动了近代西安佛教的恢复和发展。

与此同时，中国佛教总会秦省支部还大力恢复慈恩、净土和密宗等佛教各宗，并督促各宗进行了一些传统的佛事活动。西安的草堂寺系三论宗的导源地，而慈恩寺、净业寺、大兴善寺、青龙寺和光明寺，则系慈恩宗、南山宗、密宗及净土宗的祖庭。隋唐时，西安诸宗并隆，被化东亚。惜宋元而下，除密宗而外，其他各宗渐趋衰败，民国初年，净土宗稍振，其他各宗则几至销声匿迹。有鉴于此，秦省支部决定从复兴净土宗入手，以终南山各寺为道场，广招高德，重兴佛教。由于西安佛界的群策群力，这一努力取得了明显效果。一两年内，终南山各寺庙已汇集僧尼 50 多人，并初步开展了水陆法会、纪念佛诞及盂兰盆会等佛事活动。接着，在居外陕籍高僧印光法师等人的指导下，净土宗在大兴善寺，慈恩宗在大慈恩寺也相继恢复了组织活动

（二）延请高僧赴陕弘法，开展各种讲经活动

民国初年，西安僧界弘法会乏才的问题十分突出。当时，“陕省研究佛教诸人，通系初心者，即皮毛尚未窥见，何能宣传真谛？”^①针对这一落后状况，陕西当局和西安佛界多次派人或去函延请外省高僧赴陕弘法。

陈树藩督陕后，曾委派定慧和尚赴浙江普陀山法雨寺，敦促陕籍高僧印光法师返陕弘法。法师因当时正患眼疾，故未成行。冯玉祥督陕后，在西安城内南院门建造洗心所，约请各教

^① 《海潮音》月刊，第三年第四期（1922.5.16），商兑第 1 页。